

对围城内外和俗净两界的全景透视
对官民博弈和两性战争的精彩抒写
《谁在背叛》之后，格桑的又一部倾情之作

Hequhecong
何去何从

格桑◎著

◆ 漓江出版社



Hequhecong

何去何从

格桑◎著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何去何从 / 格桑著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-7-5407-6214-8

I ①何 II ①格· III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314938号

何 去 何 从

作 者 格 桑

责任编辑 李淑娟

美术编辑 石绍康
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郑纳新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
邮 编 541002

电子信箱 ljcs@163.com
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 制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/16

印 张 15

字 数 240千字
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6214-8

定 价 29.80元

漓江版图书。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。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在一条幽静的石板路上，小菁像丁香一样结着淡淡愁怨的人儿，撑着一把油纸伞优雅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雨雾中的街道稀稀寥寥几人，陌生而又遥远。

纸伞被雨点敲击成一串寂寞的音符，小菁的心如同此时的街景，冷冷清清。

渐渐天色已晚，回家的路还在蔓延，小菁的心开始紧缩起来，它缩啊缩，缩成一个结，小菁慢慢喘不过气来。

明明感觉后面有黄岩跟着，但每每转身就是见不到他。于是小菁慢下步子，想让他赶上前来，可他似乎识破了她的心思，就是不赶上。两人不紧不慢一前一后走着。

家，就在前头了。小菁松了口气，加快脚步，后面黄岩似乎远去，但她猛然回过头，黄岩正湿漉漉地站在她身后。

“死鬼，别跟着我呐！”小菁大叫一声。影子立刻没了。

小菁打开家门的那一刻又对着身后喊了一声：“你回你现在的家吧，别跟着我了。”

小菁哽咽地说完泪流满面。

小菁冲洗完，关灯上床。发现黄岩笑咪咪站在床头。

“啊！——”

随着一声惊叫，小菁从床上弹起来。是梦！噩梦！她迅速打开家里所有的灯，黄岩并不在。小菁惊恐地大声哭将起来。

“老公啊，你离开我们一年半了，你安心在天堂里过你的好日子吧，不要来看我了。我还要过我自己的生活啊！我的存在很重要。

小菁撕心裂肺地哭泣着，小菁觉得很冤，为什么要哭啊，就是哭死也没有人疼了，黄岩在天国，刚才只是个梦，一个梦。环顾四周，她感到凄凉恐惧，手是冷的，心是冷的，空气也是冷的。

阴气过重运气就不好，小菁相信这一点，黄岩走了以后，生活不仅没有一丝生气，原先亲近的朋友也不大亲近了，小菁自省，是哭得多了，把朋友哭跑了。还是自我封闭太久，死鬼老缠着，而活人就不敢接近了。

人之所以怕鬼或相信鬼，是因为人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。柔弱的女人又总是充当这方面的主角。人对神秘既充满恐惧，又渴望着探知。小菁就这样，孤独的时候老想死去的人，他现在怎么啊，还能和我对话吗，能解我的寂寞吗？想到黄岩真站出来和自己对话，就恐惧了。

小菁眨巴了一下眼睛，她想到了瞎子。人长眼睛似乎就是为了分辨白天和黑夜。而所有的瞎子都不怕鬼魅，在任何时候都显得安详和恬静，因为他整天都生活在黑暗里，就像水里游的鱼不惧水一样。我们见过活生生的人，才害怕想得到见不到的人。此时的小菁真想成为瞎子。

为什么该我中年丧夫？这命！

她靠在床沿，无论如何也睡不着，脑子里尽是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世间是多谜的，自我的命运、自我的未来就是最大的谜团。我们一辈子在谜团中摸索，一个灵魂影响着另一个灵魂，从而影响着我们的世界。人揭开一个谜，又生出另一个谜，只要活着，就有无数的谜需要我们去破解，直至死亡。这个谜的海洋把我们积累的所有的谜团瞬间淹没。只有自己死了，才一了百了。可自己活着，要死也许还要等几十年呢。

阴气太重，小菁想，需要阳气，很多很多的阳气，需要阳气冲掉它。

小菁下了下决心，不能这样了，不然迟早会让鬼给磨死、吓死。

小菁坐到电脑桌边，重新开机上网，其实关机不到两个小时。自从老公黄岩走了后，小菁除了上网就没有别的爱好了。上班之外，她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网络，因此学会了聊天，因此认识了“豹”弟弟，那个年轻旺盛的生命，正以强力摇醒她这朵行将凋零的马尾巴花。

但，她拒绝他。她并不是想为自己将来立一块贞节牌坊。现在这世道早不信这

一套了，女人活得越滋润越精彩越让人羡慕。只是，只是什么？小菁一时说不上来。

太爱黄岩？不是，在他生前，两人争吵不断，婚姻几乎崩溃。

在意儿子？懂事的儿子黄石，几次在回校的路上跟自己说，妈妈，爸爸走了，再过两年，我也要离家去上大学了，你找个朋友吧。儿子说找个朋友，其实是说找个男朋友或是新爸爸。小菁觉得儿子说话挺有水平的，意思到了，母子俩都不觉得难为情。欣慰啊，黄岩给自己留下这么宽心的孩子。

说不上来的理由还有什么？自己人老珠黄？一身的赘肉？人家会嫌弃？但张张相片贴在网上，大美人啊！不用化妆，自然天成，风韵依在，善感多情。遇到不有趣的人问起年龄，小菁一般闭口不答，微笑地等候别人的猜测，猜对与否无所谓。小菁自信，怎么也算得上是个资深美女。

还有什么理由让小菁在寒夜独处？是心！那心就像无力南飞的秋燕，一辈子都在寻找避寒的归宿。小菁是想找个归宿，而不是临时的避风港。

面对凄凉的夜，蜷缩的那颗心不甘屈服，开始热血往上冲，冲过了头顶。我要躲开这寒夜。小菁在心底呐喊。

小菁抖索地拨通了豹弟弟的电话。

“你还是想我了！”豹略带沙哑的声音让小菁有点难堪。电话那头没了声音，两头的人都喘着粗气，小菁的心如在真空里的，再等几秒就将崩溃了。她看看墙上的时钟，与豹在网上挑逗的时间才过去两个小时，刚燃起欲火，被自己断然决绝，现在又被自己挑起，小菁想象豹的包容度，他很可能回敬她难堪。因为他的女人很多，不缺她一个，而她能选的对象只有他。

小菁于是有些后悔，随着一阵静默，她庆幸自己没约见过这个网络弟弟，又后悔自取其辱，好马也不能这么快就吃回头草。好没骨气啊。

“嘿嘿，你等着！我就来耶，你听见门口的猫咪叫两声后，赶紧开门，不然猫儿就会另找人家了。”豹的声音渐渐明快起来，小菁眼眶红了。

豹比自己小多少，小菁从不问，估计十岁左右，只有他那种年龄的男子才会有那种天真的举动。豹也不会问小菁的年龄，他的女朋友多了去了。他要的是快乐，快乐就行，合适就行。小菁说老公出国了，他说他信。

小菁听到猫叫，打开房门，豹分明就是个大男孩，十二分的帅气带着三分稚气。

嘴角歪笑着，俏皮的邪。那邪，邪到了小菁心央央里，她联想到嗑粉，也许比嗑粉更兴奋不已。

豹把小菁揽进怀里，小菁就老老实实听他摆布了。

“菁儿姐姐，你早就不该拒绝我，浪费了我宝贵的两小时。”豹梦呓般的声调吐在小菁的耳蜗里，小菁的身体立刻起了化学反应，那敏感的神经，那闲置了一年半的肉体被分解了，骨头化掉了，肌肉化掉了，血液里住满了腐蚀液体，一点点，一寸寸，在豹怀里融掉。

“菁儿姐姐，菁儿姐姐，你没事吧？”豹瞅一眼身下那沉醉的小菁，用铁钳般的手将她晃了一晃。

“哦，我没事。会有什么事？”小菁窘得推开豹。

“看你那副甘心受虐的样子，我相信你半年来坚守住了阵地。”

“你怀疑我什么？”

“怀疑你无人监管，乱行房事。哪知你这么可怜，早该让我执行上帝的旨意，把福音传给你。”

“切！好像上帝就只有你一个徒弟似的，什么好事都分派给你啊。”

“是啊，因为我能力强嘛。你没过足瘾的话，我再履行一次职责吧。”

开始小菁还有些害羞，毕竟第一次和一个陌生男人真皮相对。可不久，小菁竟想拥有这个青春的酮体了。她不自觉俯过身，一寸寸爱抚这结实雄壮的肉体，一寸寸亲吻这朝阳般的天赐的酮体。

对黄岩的记忆远去了，忧伤没了，快乐来了，春天的记忆来了。

“我得走了。”豹整整齐齐穿好了衣服，站在床前。

“为什么要走啊，不要走了，再过两个小时，天就亮了。”小菁带着哀求的语调，恍惚间，自己变小了，语调中还有一丝的娇羞。

“你还想？还不满意？我尽力了，呵呵，”豹耸耸肩，“姐姐，我感觉你家阴气重了，对你不好。你去拜拜菩萨吧。”

小菁怔了一下，他怎么感觉到我家的阴气。我没有跟他讲过黄岩的事，他如此敏感。怎么和自己感觉的一样呢。“是啊，也许，是阴气重了点！”

“你睡吧，我必须走……嗯，我不喜欢在别人家过夜！”豹转身要离开。干干脆脆，不留一丝余地。

等豹走后，小菁踏踏实实睡了几个小时。

周末，小菁无所事事，就想起豹弟弟的话，到寺庙里拜菩萨。

慈悦寺处在市中心，是个尼姑庙。人来人往，香客络绎不绝，香火极旺。

小菁以前来过这里，但每次都是属于旅游观光那种，陪外地客人，陪家人。她并不太懂佛教礼节，对佛教也没有太多认识，更谈不上对佛的膜拜和信仰。今天来这里是想求个心安。

一跨进慈悦寺大门，扑面而来的香火气息，暗示了来人必要的对佛的敬畏。心一下子虔诚起来，面部表情也严肃起来。随着香客一路拜到大雄宝殿，小菁的心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感觉，观世音菩萨端详着自己，那慈眉善目看穿了凡人的心，小菁有些颤栗，她匍匐下去，委屈由心而至，菩萨啊，我是您谦卑的弟子，愿您用大慈大悲的胸怀宽容我，安慰我，帮助我吧。我许三个愿。第一，望前夫黄岩在天国安息，别再回来找我。第二，我要过自己的生活了，我要赚钱养家养儿子了，希望孔方兄对我开眼。第三，我儿子黄石安心学业，健康成长。

小菁说完，三叩九拜后，抬眼看，菩萨正微笑看着她。她想菩萨算是点头认可了。于是爬起来，浑身轻松愉快了。

她围着菩萨转了三圈，忽然觉得还有件具体的事没跟菩萨说清楚，就是儿子黄石在父亲黄岩去世后，便与自己渐行渐远。十六七岁的男孩子，高中二年级，是性格的变型期，小菁拿他没点办法，只有求菩萨帮忙。她又跪在菩萨面前叨叨起来，抬头看看菩萨一如既往地微笑着，似乎点头应诺了。小菁下决心下周一定要亲自去学校一趟，找儿子好好沟通，不能眼看儿子与自己疏远。

任务完成了，却没花多少时间。菩萨就是好，比谁都答应得爽快。小菁觉得自

己好笑。

寺庙里梵音袅袅，平和，舒缓，肃穆。漫步到后院，两棵巨大的古树，像两个巨大的佛掌张开着，为树下经过的尘民遮风挡雨。两位工匠正聚精会神雕着图腾，一位尼姑在安静地刷金粉。

小菁眼睛一亮，好奇地走了过去，指着佛像说：“我也能帮忙刷金粉的。”

尼姑抬起头看她，递一把刷子给她。“好啊，这是做功德呢。”

声音柔软绵细，让人通体润滑。那尼姑眼睛澄明透亮，眸子娴静安详，只是那身体单薄得盈手一握，是长期吃素的结果。同样是女人，但一个在尘世，一个在方外，看似在咫尺，但仿佛隔了千山万水。小菁痴痴地看她，尼姑也大大方方让她看，一点也不介意。

好美！说不出的另类的美！因为与神在一起，是否沾上了点神性。

“施主，怎么称呼？”尼姑打破沉默道。

“叫我小菁就是。您呢？”小菁小心地回答，她不想打破这感觉。

“我法名慈修。慈爱的慈，禅修的修。”说这话时，尼姑越发的清秀。

“慈修，慈修师傅，这法名真好听。”

小菁和慈修很细致地刷着金粉。

慈修如莲荷，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小菁之谓菊，深秋之花，秋霜造就耐寒菊，不尽风流醉晚霞。

小菁是美的，慈修也是美的。小菁的美是饱经人间烟火，丰饶妩媚。慈修是远离凡尘，淡雅灵秀。但两人最大的相同之处是同一性别的单身。

小菁喜欢听慈修的声音，于是就撩拨慈修说话。

“慈修，我们为这菩萨贴金粉有讲究吗？”

“当然有啊，首先要有一颗虔诚的心，用心做的事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再说，药医不死病，佛渡有缘人，随缘就是。”

“我就想求个缘字，我很认真的哦。慈修你讲讲这菩萨的故事给我听好吗？菩萨真的能拯救劳苦大众？”

“你以前听过一些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送你两本书吧。交你这个朋友了。”

小菁想，这是个现代派的尼姑，外表和内心有很大反差。慈修在那群比丘尼中的确是出类拔萃的。她没有一般比丘尼的那种无助和无奈。柔弱的外表下，有一颗顽强的韧性十足的心。

小菁心底涌出一丝好奇，这个慈修是个谜，我要了解她，了解她就近了佛。

“慈修师傅，你看上去很沉静的，好让人羡慕。”

“是吗？那是有三宝慈力护佑啊！”

“三宝？哪三宝？”

“佛、法、僧，是所谓三宝。”

小菁点点头又摇摇头，和慈修对视一笑。此后对慈修的礼敬又多了一层。

她真的从来就不曾有过男人？她可以六根清净吗？她真的不需要男人吗？是经历过打击还是她真超脱了呢？无数的疑问在小菁脑袋里盘旋。

小菁此时认为慈修比自己都强大许多，想在慈修那能找到一种力量。想到此，小菁又觉得自己真的可怜了，想到谁，谁都比自己强。

星期五的下午，小菁早早地开车去儿子的学校。班主任刘润江是个很严格的语文老师，对学生如此，对家长也如此。她提前两天就给小菁电话，邀请她到学校为黄石的学习问题交换意见。

小菁心里其实早就有了底，儿子的成绩自从他父亲走了以后，一落千丈。苦恼的不是他的成绩，而是做妈妈的无法走近儿子的心里。儿子不算不懂事，但有些似懂非懂的，他知道爸爸走后妈妈的辛苦，不再像以前那么顽劣，更多的时间总是安安静静，规规矩矩，像个乖孩子，让妈妈放心。这样，小菁更难受，她希望儿子能像别的父母双全的孩子那样轻松生活，而眼看自己的儿子日益孤独日益沉默，她心如刀绞。

小菁把车停好了，就看到从教学楼里出来的刘润江，小菁用报纸包了一件公司新出的品牌衬衣，笑咪咪地朝刘润江迎过去。为老师送衬衣，已经成了习惯，黄岩在世时，拿件衬衣送老师是小事一桩。黄岩是服装公司负责销售的副总，自己公司的产品去送人很容易，不要花钱。而刘润江当了儿子两年的班主任，黄岩就送了两年。现在的家长，都会想各种办法取悦老师，目的是让自己的独生子能得到好的关照。黄石读的是寄宿制中学，家长大都是有实力的公务员、商人及白领，他们和老师常来常往，小菁想无动于衷都不行。

“巧啊，刘老师。”小菁像见到亲人那样贴了过去，热情地握着刘润江的手，顺手将衣服交到对方手上。

“千万不要这样了，我现在都成你们公司的模特了。”刘润江推让了几下，还是收下了衣服。

“刘老师是标准身材呢，就给我们公司打广告吧。我今天出来时，正巧接到公司的新产品，还没上市的呢，正好给刘老师试试。”说完，小菁赶紧把话转了，“孩子让您操心了！您看孩子他——”

刘老师脸上立马显出认真的神态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那孩子啊，是个很懂事的孩子，只是心思太重。我们要多关心他啊，上周末，我发现他没回家，一个人待在寝室里，我就找他长谈了一次。走，到我办公室去，我们好好聊聊。”

小菁跟着刘润江到了办公室，有六套桌椅，其他老师都不在。

刘润江亲热地搬一把椅子让小菁坐，还没坐稳，办公室的门又开了。

“哎呀，这么漂亮的衬衣呀，新款吧？黄石妈妈。”数学老师陈小艺推门进来就见到刘润江还未收藏的衣服。

刘润江表情有些不自在，小菁赶紧说：“陈老师眼力不错啊！您喜欢吗？”

陈小艺比刘润江年轻好多岁，其实更适合穿这件衬衣。

她翻了翻，没接小菁的话，又像不经意地说：“黄石是个好孩子，只是接连两学期数学退步到班上的倒数第几了，我单独给他开小灶都不一定补得上去。你们母子俩好好交流一下。找出问题症结，孩子还是聪明的。”

小菁连连点头，想接过话头，但陈小艺对刘润江扬扬手。“我得请个假，今天不参加班会了，我老妈从老家过来了。”说着就朝门外走去，没和小菁打招呼。

小菁明白陈小艺对自己有看法，她追上陈小艺的脚步。

“陈老师，我准备找刘老师后再找您的，您看正好遇上，是我的运气好啊。”小菁小跑步跟在陈小艺的身边。

“你找刘老师就行了哦，她是班主任，她会传达与家长交换后的意见的。”陈小艺脚步没停下的意思。

“陈老师您等等，我准备了一件衬衣给你，中码吧？我一看您就是中码。”

“你眼睛真毒啊，怎么一眼就知道我的码子。”

“我在服装公司这么多年了，这是基本功。”

“你自己留着吧，别破费了。况且你知道的，我不太喜欢穿衬衣的。”陈小艺在心里嘀咕，这黄石妈妈只讨好班主任，我这数学老师兼副班主任作用更大，她儿子最差的功课就是数学了，我替他都无偿补过几次课了还没想过回报，难道你做家

长的心里没数？更该谢的是我。这次被我撞上了才送件衣服，没撞上的话，根本就只想巴结刘润江。

小菁怎么不知道，第一次送衬衣，就被陈小艺拒绝过。幸亏自己公司也生产陈小艺喜欢的T恤，她懂味极了。迅速地从小菁手里拿了件为自己留着的T恤，硬是塞到了陈小艺手上。

陈小艺推让一番，小菁已离开十米远了。只听陈小艺在后面大声对她说：“黄石妈妈，叫黄石有不懂的大胆来找我，克服害羞的毛病。”

小菁满脸堆笑，朝陈小艺扬扬手。

回到刘润江办公室，刘润江已经倒好一杯茶等着了。

小菁说：“我找陈老师聊了几句。她也很关心我儿子。”

刘润江说：“哦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你别客气！”

也许一个人得到礼物很惊喜，但两个人同时得到礼物就不觉得宝贵了。刘润江知道还有另一个受益者后，就把受礼看成很平常的一件事了，礼尚往来而已。你付出点物质无非想换来我更多的关心孩子。可她想的这个“而已”，却花掉了小菁半个月的工资。小菁心里隐隐作痛，今非昔比啊！一个人的工资养车、养儿子还不够，老公去世前刚交了新房子的首付，按揭每个月还得两千多，是个漫长的负担。生活处处捉襟见肘。

“你儿子上课时不时在发呆，不知那脑袋瓜里想些什么？”

“是啊，想些什么呢。”小菁也不知道。

刘润江说：“按我的经验，这样下去高考肯定没戏。不过现在抓紧还来得及的。”

和刘润江说话不到十分钟，门又被敲开了，一个男人推门进来，小菁在家长会上见过。他不像小菁那么客套，只对刘润江点点头，刘润江就站起来和他打招呼。

男人递了一个信封塞给刘润江，说道：“我孩子这段时间又不想上课了，他妈妈快急死了。我在外面出差都不安心，刚下飞机就直奔学校。”

小菁知趣地告辞了。小菁猜那信封一定装着很值钱的东西，也许是购物卡、消费卡，现在流行送这个。想到这，小菁身为“贵族学校”的贫困家长，觉得自己寒酸极了。

现在的家长和老师交流很便捷，移动公司短信设每个月十元钱的家校联系平台，每天几乎有一条消息告知小孩在学校的基本情况。到学校来，无非跟老师沟通感情，以便小孩得到更多的关照。

投入产出，各行各业的人都精于算计。小菁想，如今的老师就像医生一样生财有术，红包收得心安理得。这两个行当，一个涉及灵魂，一个关乎身体，连灵肉都成了被盘剥的工具，真的只剩下钱为唯一的目标了。

“妈妈，”儿子背着书包从教室里出来朝小菁走来，“老师让我跟你回家。”

“还没放学吧？”小菁抚摸了下孩子的头，黄石让了一下，嘟囔道，“妈妈，这是在学校，你不要把我当小孩。”

小菁说：“你就是我的小孩，妈妈亲亲孩子都应该的。”

黄石急了。“好了好了，当着同学老师就不行。”

小菁逗儿子：“那和妈妈单独在一起就可以，对不？！”

黄石点点头。

到了车上坐好，小菁没急着发动车，她亲昵地对儿子说：“儿子，让妈妈亲亲好不？！”

儿子把脸伸了过去。小菁很高兴，在儿子脸上亲了两下。很久没这么亲过儿子了，小菁不想跟儿子疏远，就这一个血脉，小菁没有别的指望。

小菁又说：“崽崽说了要亲妈妈的。”儿子在小菁脸上亲两下。小菁如得两朵大红花，陶醉在这母子的亲情中。

小菁说：“你想吃什么？今天妈妈带你去你喜欢的那家牛排店，好不？”

小菁想找个好说话的环境，轻松与儿子交流。

儿子说：“妈妈，我们先去商店，你看我的鞋子穿不得了。”

儿子把脚抬得高高的，小菁心里愧疚得要命，儿子的鞋底快穿洞了。

到了商店，小菁给儿子选了好多双鞋，儿子都摇头。小菁问，崽崽，这鞋子不错啊，合脚。

儿子眼睛望着别处，顺着儿子的眼光望去，那边是耐克专柜。

儿子说：“妈妈给我买耐克吧，我们同学都穿这个品牌。”

小菁一下子觉得儿子真的长大了，不是那个给什么穿什么的年龄了。他有他的

喜好，他有他的自尊心。这么大的孩子多少有了攀比。

来到耐克专柜，儿子挑了双正在打折的运动鞋。算是这柜台最便宜的了。儿子懂得父亲去世后母亲的不易，又满足了自己认为的最低要求。小菁二话不说，掏钱买下了。

母子俩开开心心到了牛排店。

儿子说：“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搬新家啊？”

小菁一怔：“崽崽别急，等妈妈多赚点钱就可以搞装修了。”

“我们随便装装吧。”

小菁说：“为什么呢？要装就装个样子出来嘛。我们现在有房子住啊。”

儿子不做声了，埋头吃着牛排。

小菁顿时知道孩子的心结似乎就在这里。她一定要打破砂罐问下去。

“儿子，妈妈现在只有你了，你也只有妈妈最亲了。你有什么想法不告诉妈妈，还能告诉谁？妈妈不知道你的心思，很难过。你连妈妈也信不过吗？”

儿子停下刀叉，犹豫了一下，轻轻地说：“妈妈，我怕回家，回家晚上做梦，爸爸老缠着我。”儿子说完小心翼翼观察母亲，生怕自己这么说话刺伤还未从丧夫阴影中走出来的母亲。

小菁心里一紧，儿子也做了噩梦。

儿子又万分小心地解释说：“就是我给爸爸换衣时，他的那种表情，我很害怕！”

小菁终于明白了，老公去世得突然，按当地的风俗，儿子要给死去的父亲穿上寿衣。自己也糊涂，儿子那么小未成年，从没见过死人，自己居然同意了亲戚的要求。过后儿子就越来越沉默，越来越不想回家了。

小菁脑子乱了，她责怪自己，在心里敲打自己。她希望儿子能摆脱阴影。

小菁用镇定的眼光对儿子说：“儿子你知道，爸爸生前最疼爱你的，所以死后也不会来吓你。是你老想着他，这样才做梦，那只是梦，对吗？！你是男子汉了，有阳刚之气，鬼神不敢惹你的。”

儿子哦了一声。

小菁说：“崽崽害怕，要不就和妈妈睡。”

儿子噗嗤一声笑了，说：“妈妈，我都长大了耶，你以为我还是小孩子哦。”

小菁说：“长大了就要成为顶天立地的男人，做个噩梦就害怕，就不算男子汉了。”

儿子说：“别说了，我不怕就是了。”

小菁说：“你告诉妈妈，你在上课时常走神，为什么？”

儿子说：“我有时不想读书了，去打工，妈妈就不会太辛苦。”

小菁眼泪都被儿子说出来了，连忙叮嘱道要好好读书，将来才有前途。“你不读书，我将来的负担更重。你听好了，妈妈现在不需要你帮，妈妈老了以后，才是你帮我的时候。现在学习好，就是给我最大的安慰。”

儿子朝小菁点点头。

小菁好累，儿子看似懂事，其实还不懂事。他还只是个男孩子。一个从前被父母娇宠的男孩子。现在突然失去父亲，还未适应的男孩子啊！